

Milan Kundera | 米兰·昆德拉

La lenteur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马振骋 译

013069063

Milan Kundera

米兰·昆德拉

1565.4

306



慢

La lenteur



北航

C1676759

IJL.V
306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马振骋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慢/昆德拉(Kundera, M.)著;马振骋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3.8

(米兰·昆德拉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6262-0

I. 慢… II. ①昆…②马… III. 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0988号

Milan Kundera

La lentueur

Copyright © 1995, Milan Kundera

Afterword Copyright © 1997, François Ricar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of the Work for film, theatre, television and radio are strictly prohibited.

图字:09-2002-461号

米兰·昆德拉作品系列
ŒUVRES DE
MILAN KUNDERA

慢
La lentueur

MILAN KUNDERA
米兰·昆德拉 著
马振骋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李月敏
装帧设计 杨林青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n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55,000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262-0/I·3728

定价:28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0539-2925888

La lenteur

慢

1

转念间,我们想到一座城堡去过上一宿。在法国,城堡改成酒店的很多:遗落在一片难看、不见绿色的土地上的一块方形绿地;围在巨大公路网中间一个带花径、树木、禽鸟的小角落。我驾着车,从后视镜中看到一辆车子跟在后面。左转向灯不停闪烁,全车发射出急不可待的电波。司机在等待机会超越我;他窥伺这个时机就像猛禽窥伺一只麻雀。

薇拉,我的妻子,对我说:“法国公路上每五十分钟要死一个人。你看他们,这些在我们周围开车的疯子。就是这批人,看到街上老太太被人抢包时,知道小心翼翼,明哲保身。一坐到方向盘前,怎么就不害怕啦?”

怎么说呢?可能是这样:伏在摩托车龙头上的人,心思只能集中在当前飞驰的那一秒钟;他抓住的是跟过去与未来都断

开的瞬间,脱离了时间的连续性;他置身于时间之外;换句话说,他处在出神状态;人进入这种状态就忘了年纪,忘了老婆,忘了孩子,忘了忧愁,因此什么都不害怕;因为未来是害怕的根源,谁不顾未来,谁就天不怕地不怕。

速度是出神的形式,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。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,身上总有自己存在,总是不得想不到脚上水泡和喘气;当他跑步时,他感到自己的体重、年纪,就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与岁月。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,一切都变了:从这时候起,身体已置之度外,交给了一种无形的、非物质化的速度,纯粹的速度,实实在在的速度,令人出神的速度。

这是奇怪的联盟:技术的无人性冷漠与出神状态的烈焰。我记起三十年前那个美国女人,她的外貌既严峻又热情,类似一名谈色情的政工干部,给我上了一堂性解放课(只是冷冰冰的理论);她谈话中最常说的词就是“性欲高潮”,我数了数:四十三次。性欲高潮崇拜:折射在性生活中的清教徒实用主义;

医治闲散的特效药；尽快越过性交出现的障碍，以求达到心驰神往的宣泄——爱情与宇宙的惟一真正目标。

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？啊，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？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，这些漫游各地磨坊、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，都到哪儿去啦？他们随着乡间小道、草原、林间空地 and 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？捷克有一句谚语用来比喻他们甜蜜的悠闲生活：他们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。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；他幸福。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悠闲蜕化成无所事事，这则是另一码事了。无所事事的人是失落的人，他厌倦，永远在寻找他所缺少的行动。

我看后视镜，还是那辆车，由于迎面而来的车流而无法超越我。司机旁边坐着一个妇女：那个男人为什么不对她说些有趣的事呢？为什么不把掌心按在她的膝盖上？这些都不做，却咒骂前面的驾车人开得不够快。那个女人也没想到用手去碰碰驾驶员，她在心里跟他一起开车，也在咒骂我。

我想起从巴黎朝着一座乡间城堡去的另一次旅行，发生在

两百多年以前,那是 T 夫人和陪送她的青年骑士的旅行。他们第一次挨得那么近,笼罩在他们四周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性感氛围,正是由于一路上慢慢悠悠引起的。马车往前走,摇得他们两个身体一颠一颠相互碰上了,起初不知不觉,然后有知有觉,这样故事发生了。

2

以下是维旺·德农短篇小说写的故事：一名二十岁的贵族有一个晚上在戏园子里。（没有提到他的姓氏和爵位，但是我猜是骑士。）他看到旁边包厢里有一位夫人（小说只给出她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：T夫人）；这是与骑士相爱的伯爵夫人的一个女友。她要求他在演出后送她回家。这名骑士对她执意要这样做表示惊讶，尤其叫骑士感到困窘的是他还认识T夫人的相好，一个什么侯爵（我们不会知道他姓甚名谁；我们进入了一个秘密世界，那里面是没有名字的）。他莫名其妙地进了车厢坐到美夫人旁边。经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旅途，车辆在乡下一座城堡台阶前停下，T夫人的丈夫在那里，没有好声气地等候着他们。他们三人一起用餐，气氛沉默阴郁；然后丈夫请求他们原谅，撇下他们失陪了。

这时候开始了他们的夜晚，一个其组成如同三折画的夜晚，一个如同三阶段旅程的夜晚：首先，他们在花园里散步；然后他们在小屋里做爱；最后他们在城堡的一间密室内继续做爱。

他们在凌晨时刻分手。骑士在走廊的迷宫里找不到自己的房间，又回到花园，他在那里遇到侯爵，不由一惊，他知道侯爵是 T 夫人的情人。侯爵刚刚抵达城堡，高高兴兴向他致意，告诉他这次神秘邀请的原因：原来 T 夫人需要一个挡箭牌，好让他侯爵在她的丈夫眼里不致引起怀疑。侯爵做成了这场骗局兴高采烈，对骑士充当了可笑的假情人大加嘲弄。假情人经过一夜云雨后累了，坐上满怀感激的侯爵派的车子回巴黎去。

小说名叫《明日不再来》，初次发表于一七七七年；作者署名是令人费解的六个大写字母（因为我们是在秘密世界）：M. D. G. O. D. R.，可以认为是“M. Denon, Gentilhomme Ordinaire du Roi”（德农大臣，国王御前常任侍从）。此后，一七七九年又完全匿名重新出版了一次，印数不大；然后又在第

二年用另一作家名字出版；一八〇二和一八一二年又出新版，总是不用作者的真名实姓；最后，在被遗忘半世纪以后，于一八六六年再度问世。从那时开始，这部书被认为是维旺·德农撰写的，到了本世纪，声誉日隆。今日似乎可以归入最像代表十八世纪艺术与精神的文学作品的行列。

3

日常语汇中,享乐主义指追求享乐生活、即使不说是堕落生活的一个不道德倾向。这当然是不确切的,伊壁鸠鲁^①是第一位研究乐趣的大理论家,他抱着一种极端的怀疑态度理解了什么是幸福生活:他认为不痛苦就是快乐。因而痛苦才是享乐主义的基本观念:懂得排除痛苦的人才是幸福的人;由于享乐带来的不幸往往多于幸福,伊壁鸠鲁只嘱咐世人享受节制平凡的乐趣。伊壁鸠鲁的明智却有一种忧郁的深层含意:人被抛入悲惨世界,看到惟一明白可靠的价值是乐趣,虽则它多么微不足道,还总是他本人能够体验到的乐趣,如喝一口清水,看一眼天空(面对仁慈上帝的窗户),抚摩一下。

^① Epicurus(前 341—前 270),古希腊哲学家。

乐趣不论平凡还是不平凡,只属于感觉到的人,哲学家可以名正言顺地指责享乐主义的私有性。可是以我看来,享乐主义的致命弱点不是私有性,而是具有极端的乌托邦特征(哦,但愿是我错了!):我确实怀疑享乐主义理想能不能实现;我担心的是他向我们嘱咐的生活与人类天性是格格不入的。

十八世纪通过它的艺术使乐趣摆脱了道德禁忌的浓雾,培养了一种所谓自由放荡的风气,弗拉戈纳尔^①和华托^②的画,萨德^③、小克雷比永^④或夏尔·杜克洛^⑤的小说对此都有所表现。我的青年朋友文森特就是因此欣赏那个世纪;若可能,他会把萨德侯爵的侧面像别在上衣翻领上作为标志。我也有他这种崇拜心理,但是我还要说(并不真正有人理解)这种艺术的真正

① Fragonard(1732—1806),法国画家。

② Watteau(1684—1721),法国画家。

③ Sade(1740—1814),法国色情作家。

④ Crébillon fils(1707—77),法国小说家。

⑤ Charles Duclos(1704—72),法国作家。

伟大之处不是对享乐主义作了什么宣扬，而是对享乐主义作了分析。这个原因使我认为肖代洛·德·拉克洛^①的《危险私情》可算作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。

书中人物不做别的，就是寻欢作乐。可是读者渐渐明白，使他们心动的不是欢乐，而是征服；不是欢乐的欲望，而是胜利的欲望主宰全过程。起初看来像是一场欢乐淫荡的游戏，不可察觉地、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一场生死搏斗。但是搏斗跟享乐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伊壁鸠鲁写道：“智者从不进行任何与搏斗有关的行动。”

《危险私情》用书信体形式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、可以由另一个方法任意替代的技巧方法。这种形式本身就很有说服力，它告诉我们，人物的经历，确是他们亲身体验后才说的，流传的，散播的，忏悔的，并且写下来的。在这个把一切都说得沸

^① Choderlos de Laclos(1741—1804)，法国小说家，以其书信体小说《危险私情》(*Les Liaisons Dangereuses*)著称，描写邪恶力量如何破坏单纯无知的人。

沸扬扬的世界里,最容易动用而又最致命的武器就是散播。小说主角瓦尔蒙对他引诱过的女人发出一封断交信,这把她毁了;信是他的女友德·梅尔特侯爵夫人,一字一句念了让他听写下来的。不久又是这位梅尔特,出于报复,把瓦尔蒙的一封私信交给他的情敌;情敌向他挑衅提出决斗,瓦尔蒙因此死去。死后他与梅尔特两人的私信散播开来,而侯爵夫人受人指责和摒弃,在轻蔑中结束了生命。

小说中不存在两个人的特殊秘密;每个人都像处于一只大蚌壳中央,每句悄悄话都会引起共振,音量放大,余音袅袅,不绝于耳。小时候有人告诉我,把海螺壳贴在耳朵上,可以听到上古时代的海水声。在拉克洛的世界里就是这样,每句话说出口以后,声音永远不灭。这就是十八世纪吗?这就是欢乐天堂吗?还是人并不意识到,自古以来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只会共振的海螺壳里?无论怎么说,一只会共振的海螺壳可不是伊壁鸠鲁的世界。他告诫他的弟子说:“闭门度日!”

4

接待处的那个人很和气,比一般酒店接待处的人和气。他记得我们两年前来过这里,关照我们说自那时以来许多事都起了变化。大礼堂改装成了不同功能的小会议厅,还造了一个华丽的游泳池。我们好奇要看,穿过一个明亮的大堂,朝着花园有一排大玻璃幕墙。大堂尽头一座大楼梯下去就是游泳池,很大,铺着方形地砖,玻璃天花板。薇拉提醒我:“上一次这个地方还是一座小玫瑰园。”

我们在房里安顿后又走进花园。绿色露台朝着塞纳河方向倾斜。景色很美,令我们心旷神怡,想多走一会儿。几分钟后,突然出现一条公路,车辆来往不断,我们掉头往回走。

晚宴很精致,每个人衣冠楚楚,仿佛要向旧时代致意,餐厅天花板下还战栗着那时的回忆。我们的邻座坐了一对夫妻和

他们的两个孩子。其中一个直着嗓子唱歌。服务员端了盘子俯身对着他们的桌子。母亲目不转睛盯着他看，要他对孩子说句表扬的话，孩子见有人看着很自豪，站到椅子上面，更加提高嗓门。父亲的脸上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。

波尔多佳酿，鸭肉，还有一道酒店秘制特色甜点，我们闲聊着，心满意足，无忧无虑。然后回到房里我打开电视看了一会。电视里还是孩子。这次是黑人孩子，饿得奄奄待毙。我们逗留城堡时，正好碰上那时好几个星期，天天播放一个遭受内战与饥荒蹂躏的非洲国家的孩子情况——国家名字已经忘了（这一切过去至少已有两三年了，所有这些名字谁记得住呢！）。孩子们骨瘦如柴，毫无生气，再也无力挥手赶走在他们脸上散步的苍蝇。

薇拉对我说：“这个国家的老人也有死的吧？”

不，不，这场饥荒引人入胜的地方，使它在这个世界几百万场饥荒中别具一格的地方，就是死的只是孩子。尽管我们天天看新闻，但从未在荧屏上看到一个成年人受苦，这恰好证实了这种见所未见的情境。